

首辅

SHOUFU

养成手册

YANGCHENG SHOUCHE

闻檀 著

【下卷】

风波定

是谁卷起风云，
执掌天下红颜。



首辅

首辅

SHOUFU

闻樾著

养成手册

YANGCHENG SHOUCHE

「下卷」

风波定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HUNDRED FLOWERS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风波定

第三十三章	身份暴露	001
第三十四章	半路劫持	027
第三十五章	正面交锋	050
第三十六章	琴瑟和鸣	073
第三十七章	云雨之欢	099
第三十八章	移花接木	117
第三十九章	芳踪难觅	137
第四十章	旧梦难回	153

第四十一章 艰难产子

173

第四十二章 离人归来

195

第四十三章 岁月静好

214

第四十四章 山雨欲来

228

第四十五章 一世纠缠

247

第四十六章 宫变惊情

264

第四十七章 终成首辅

285

番外一 首辅养儿攻略

295

番外二 程琅与她

299

番外三 我将余生来爱你

305

风波定



后院便是专供听戏的小姐太太歇息的，从月门进去这里景致更好，池子边全是垂柳，漏窗外还种着忍冬花架。微风吹过，万千的丝绦拂动。因此庑廊下许多女眷在这里休憩，唱戏的声音隐隐约约的。宜宁坐下后，丫头端来一盘剥开的石榴递给她，粒粒深红晶莹如玛瑙，非常漂亮。宜宁吩咐玳瑁道：“去跟这儿的掌柜说一声，石榴我们买一些。”

给三哥他们也带回去尝尝，的确非常清甜可口。

庑廊里的女眷们彼此就算不认识，但也相互微笑点头。宜宁不常在人前露面，许多人不识得她。只见是个漂亮少女，穿的料子是缣丝，才十四五岁就梳了妇人发髻，她们猜测该是哪家达官贵人养的外室吧，倒也不戒备。

徐永摇着折扇走近了，就看到那位太太靠着游廊的柱子，他原本以为是个普通妇人，准备戏弄一番让她出个丑就好。没想走近了一看却愣住了，这分明是个娇弱的小姑娘，细白的手一颗颗拿起石榴往嘴里放，指尖被嘴唇微微一含，那嘴唇也如花瓣般柔和。

她好像听到了声音，回头看了徐永一眼。

徐永心里暗自赞叹，这小姑娘姿色不一般，要是说谢蕴是画里头的高山流水，可远观不可亵玩，这位就是春日枝头的杏花，柔嫩得让人想捧手里慢慢把玩，叫人看得心里发痒。但他心里对谢蕴姑娘是执着而不悔的，别的乱花就不能入眼了。

徐永心里打定了主意，走上前笑咪咪道：“这位太太竟然在这里，叫我好找。”

宜宁刚看到徐永还是他跟谢蕴说话的时候，两人见也没见过。他突然就一副熟稔的口吻，不知道这人莫名其妙个什么劲儿。

“我不认得公子，想必是你认错了。”宜宁对他就没什么好感，转头淡淡道。

徐永见状，眉头皱起，语气就变了，“太太，刚才在戏楼下面遇到，你非说和我有缘，要借我的玉佩一看。我瞧你长得单纯可怜才借了玉佩给你，怎的转脸就不认识我了？你不认识我倒也罢了，我的玉佩可否还我？那可是块极好的墨玉，若是寻常玩意儿，我送给姑娘也

无妨了。但那玉可是我大奶奶留下来的遗物，实在不能送给姑娘。”

他的声音不算小，周围的太太小姐顿时就被吸引过来了，看宜宁的目光顿时充满打量怀疑。

徐永混迹于京城，是个相当出名的人，何况又是徐国公的嫡子，家世显赫。聚德庄这等女眷常出入的地方他也来去自如，那是他跟聚德庄老板交情颇深的缘故，在场的太太小姐们多半认得他。

徐永虽然有些浑，但是人家家境富裕，也不会拿块玉佩讹人，说的多半是真。

这小姑娘看上去也不像是普通人家出来的，难不成还真是个骗人财物的？

宜宁眉头一皱，这个徐永简直莫名其妙！她跟他无冤无仇，这唱哪出戏呢？

这位既然痴缠谢蕴，难不成是听了谁的话，因此来给她难堪的？

她拦住了想说话的珍珠，沉吟道：“公子既然说我拿了你的玉佩，那我问你，可有人看到可以做证？”

“我的家仆可都是看到了的。”徐永听她说话的声音清亮柔软，面上笑道，“太太可别狡辩，我那玉佩是麒麟纹的，一侧刻了我的小字，知道我的人人都晓得我有这么块玉佩。太太有没有拿过我的玉佩，随我去旁侧厢房让丫头查看便知。”

“家仆算得什么。”宜宁笑了笑，道：“要是公子拿家仆说话，我的家仆也能做证，公子未曾给过我什么玉佩。”

后头有个太太就道：“这位姑娘，你面前这是徐国公家的公子。我看你不如随他去看看，若是没拿，那自然算了；若是拿了，还是得还给人家才是。”

“是啊，你小小年纪莫要说谎。要是拿了人家的，还出来就是了。”

周围传来细细议论的声音，多半是偏向徐永的。

珍珠暗对宜宁道：“小姐，不如告诉他我们是英国公府的，免得他再纠缠。”

宜宁本不愿意搬英国公府的名号出来，虽然能立刻压住场子，但是这里人多口杂。听到她是英国公府出来的，又见着跟徐永纠缠不清，还不知道要怎么传出去。“此处人多，还是不要说了。”宜宁低声对珍珠道。

徐永心里暗动，笑着伸手，“太太莫要紧张，同我这边请，自有丫头给你查看。你要是真的没拿，我自然不会跟太太计较。”

旁侧已经站了个丫头屈身道：“太太请往这边来。”

宜宁这次出来带了青渠，正在旁边剥石榴，一个青渠顶三个护院，倒也不怕。而且旁边的偏院里，沈练等人正在那儿休息。

周围议论声已经鼎沸，她站起身笑道：“那便走吧。”

酒楼的二楼上，陆嘉学正在与兵部尚书喝茶。兵部尚书往外看了一眼，笑道：“徐国公

家那个嫡子在下面。”

陆嘉学是来跟兵部尚书议事的，门外现在是重兵把守，二楼唯有两人喝茶，大佬们都是很惜命的。他嗯了声说：“怎么的？”

“我看他似乎在纠缠一个小姑娘，那小姑娘该是嫁人了的。”兵部尚书笑着摇着酒杯说，“你不知道，这个徐永是个棒槌。他荒唐事做过不少，有次调戏右春坊谕德的闺女，叫人家谕德打了一顿。回到家里徐国公也打他，被他们家老太太护着。徐国公又气又急下不得手。”

兵部尚书说得这么有趣，陆嘉学难免要侧过头看一眼。一看就发现他正在纠缠的人眼熟，这不是他那义女宜宁吗……

他笑了一声说：“他这次惹事了，下头那个是魏凌的女儿。”

“英国公？”兵部尚书也想起来了，“我记得英国公的女儿刚成亲，嫁给了徐渭的爱徒罗慎远吧。”

“所以我说他这次惹事了。”陆嘉学放下茶杯，态度有些散漫。

兵部尚书迟疑地看了他一眼，“那你不管管？我看这小子头脑一热，指不定还要做出什么事来。这姑娘是嫁了人的，若是名声被毁……”

陆嘉学淡淡道：“管是要管的。”他微微抬手，立刻有人走上来，抱拳等着他吩咐。

“带几个人下去跟着。”陆嘉学看了罗宜宁和徐永一眼。

亲信立刻带着几个神机营的人下楼了，陆嘉学则继续和兵部尚书喝茶。

徐永引着宜宁刚出后院，慢慢走到了宜宁身侧，“不知姑娘是哪家的？我以前似乎没见过。”

宜宁瞥了他一眼，“徐公子，我已嫁人，你还是称我为太太的好，否则太过唐突了。”

徐永就道：“我见姑娘不过十四五岁，称太太才是无理。旁的酒楼的阁楼上有个雅间很僻静，景色也极好。不如我请姑娘吃些菜，要点什么都可以，再送姑娘些礼。”

“你不要你的玉佩了？”

徐永开了折扇一摇，做了个登徒子的样子，笑道：“若是姑娘陪在下吃了饭，玉佩自当送给姑娘。”

他摊开手，那块墨玉就在他的手心里，玉质极好，的确是块好玉，“姑娘嫁的是哪个人家，跟我说说。我喜欢姑娘得紧，姑娘要是愿意跟着我，必定是荣华富贵享用不尽。比你原来的夫家强许多。”

宜宁心里冷笑，前头还痴恋谢蕴，转头就说喜欢她？恐怕就是来讹她出丑的罢了，哪有什么喜不喜欢的。就算喜欢，如此放浪形骸的人，也该叫他姑姑好生抽打！她笑道：“徐公子还挺自信的。我对玉无意，对你也无意。既然徐公子的玉没有丢，那我就奉陪了。”

她说罢转身就要走，徐永没想到她竟不上当，随后打了个响指，他的护卫就拥进院子里。他又上前了一步，“姑娘莫走，我这儿话还没有说完……”他伸手就要去抓宜宁的手，宜宁反手就打了他一巴掌，本来心情就不太好，凑上来一个让她发气的。

徐永只觉得她巴掌软绵绵的，打在身上一点都不痛，反而立刻就抓住了她的手。

丫头见状惊呼上来拉，却被几个护卫围住。

宜宁挣脱不得，微怒地看着他。上次沈玉的时候宜宁病着，没精神，这次她却是生气了，见徐永更是个油盐不进的，心里发狠，干脆抬腿就踢了他一脚。徐永被她踢到小腿一阵锐痛，脸色顿时就变了，捏得更紧，“你性子倒是野了，还敢踢人！”

宜宁冷笑，突然走了几步逼近他。徐永一愣，反倒是被她逼得退了几步。

“不光踢你，还得踹你。”宜宁说完，又踹了他一脚。这次她可一点没保留力道。徐永不察顿时就往后退，随即栽进了池子里，溅得到处都是水。

徐永这次是真的生气了，浑身都是水，没耐心跟宜宁耗了，沉着脸道：“把她给我按住！”

几个护卫立刻要动手，青渠先挡住。刚才就叫了小丫头去通风报信，此刻沈练等人正在暗中等候，一见这阵仗就立刻拥了上来，将罗宜宁团团护住。

徐永原以为是个寻常人家的太太，看这阵仗根本不是！

那些护卫身材高大，一看便是练家子，寻常人家根本就养不起。这个妇人也绝非一般的身份，更不可能是别人养的外室，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外室！

宜宁慢慢用手帕擦手上的水，看着徐永道：“徐公子，我家夫君虽然不是勋爵之家出身，却也不好对付。刚才你诬陷我拿你的玉佩，我本是有意说清楚，谁想你胡搅蛮缠，落得这么个狼狽的下场。我倒想问你，你一块墨王玉佩能值多少银子？”

徐永脸色非常不好看，怕这次是踢到铁板了。想为美人出头，反倒是惹了一身骚。不过他惯是混混，右春坊谕德的闺女都敢调戏，还有什么不敢的。只是此时对方人多势众，他反而处于弱势了。

他随之又笑道：“太太误会，那墨王玉佩着实不见了，我才着急的。”他一摊开手，那玉佩的确又不在他的手心里了，“你瞧瞧太太，你还未把玉佩还给我呢！”

反正他只推说玉佩不见了，这姑娘能拿他如何！

几个丫头闻言也无言，这人怎么如此浑！

突然一个声音在背后响起：“我也想问问，你一块玉佩值多少银子？”

宜宁转过身，看到一身常服的陆嘉学带着人站在门口。可能是站了好一会儿，这才缓步走进来。他的亲兵拥进来，把这些护卫团团围住。在战场磨炼的兵气势完全不一样，十分肃杀。

徐永已经被护卫扶了上来，一看到来人是陆嘉学，非常惊讶，“阁下是陆都督……陆大人？”

“正是。”陆嘉学在院子的石凳上坐下来，往后靠着石桌。他这个人，无论什么样都有种龙虎之气，非常霸道。徐永被风一吹顿觉得浑身发凉，看陆嘉学那放松的姿态，他这次恐怕是真的惹了麻烦了。陆嘉学随之一笑，“值多少银子，我赔给你，你要不要？”

陆嘉学怎么突然出来了！

宜宁可还记得上次看到他的时候，装在她嫁妆盒子里流血的人头。

陆嘉学本来也不想下来的，不过想到魏凌真心疼爱这个女儿，也不好太放任不管。刚才站在外头没有立刻进来，还听他们说了会儿话。她倒是有趣，还把人家给踹下池塘了。性子里总有些张牙舞爪的地方，再怎么温顺也藏不住。

那个人也是如此的。陆嘉学不想去卫所里当闲差，就在她的屋子里躺着不起欺负她，她想着三从四德，忍着怒气对他笑。

结果他睡着的时候，脸上被她用墨画了三根猫胡须。他醒来时发现去找她算账，那人就一脸乖顺地装糊涂，他就把她往怀里拧，凑在她脸上亲，把墨涂到她白净的小脸上去，胡茬磨得她脸疼。

她一会儿就求饶喊不舒服，陆嘉学欺负够了，又把她的脸捧在手里，用指头给她细细地擦。

徐永脸色发白，再回头看宜宁，她一脸冷然地看着自己。

徐永只觉得无比狼狈，忙抱拳道：“都督大人，我着实不知这位太太跟您有关系……我给这位太太道歉，还望大人莫要计较。”

“道歉就不必了。”陆嘉学手里摩挲着扳指道，“你就打自己两个巴掌吧。”

徐永脸色更难看，但想到惹了陆嘉学的后果，只恨自己为什么要强出头。他是浑，但也知道谁该惹谁不该惹。这位究竟是谁，怎么会让陆嘉学站出来为她说话？他狠了狠心，立刻咣咣扇了自己两巴掌，无比响亮，“谢过大人教诲。”

徐永随后向他告退，陆嘉学没有说话。徐永站在原地非常僵硬，但是陆嘉学没让他走他是绝对不敢走的。直到徐永额头开始冒冷汗，陆嘉学才挥手让他离开。

人走之后院子里一时寂静，宜宁心道谁要他来出头了，她带了这么多人，既然讲道理讲不通，打也要把那小子打残了。这反倒还要感谢他了？

她只能走到他面前，向他屈身道谢：“今日之事还要谢义父替我说话，无以为报，只有铭记于心。想必义父朝务繁忙，我就不打扰义父了。”

她刚走到门口，陆嘉学就道：“站住，我让你走了？”

“义父还有何事？”

一刻钟之后，宜宁坐在屋子里，给陆嘉学剥石榴。

拿刀切开缝，再一小瓣一小瓣地掰开，用特制的银钎子一粒粒地挑出来。

陆嘉学在和兵部尚书下棋，屋子里一片安静，唯有竹尖滴漏在响。

陆嘉学倒也没有别的意思，只觉得这小丫头太不把他放在眼里了。怎么说他也算是在她成亲的时候救过她，虽然人头是他亲自送来的。刚才救她她也没见得多感激，干脆提拎进来帮他剥石榴，以示惩戒。

宜宁在一旁看他下棋，他的水平真烂。亏得兵部尚书已经让了他五子，他还下不过人家。但是观棋不语，她也不想去指点陆嘉学，当然也不敢。估计他旁边站的两个门客也是不敢，输赢不过是都督随意，指出了谁知道都督高不高兴。

人有所长有所不长，陆嘉学行兵布阵是天才，但除了字写得好看点，琴棋画对他来说都是胡扯。

兵部尚书估计不敢太下陆嘉学的面子，又让了两子，还是赢了陆嘉学。

“文人玩意儿。”陆嘉学把棋子扔进棋盅里，端茶来喝。

兵部尚书就笑道：“你义女可是状元郎的妻子，水平应该也不差，不如让她来替你试试？”

兵部尚书一个胡子大把的老头了，倒没有什么男女之防的。

陆嘉学看了宜宁一眼，宜宁就径直在兵部尚书对面坐下了，笑道：“那请傅大人先走。”剥石榴剥得她手酸，正好休息。

傅大人哈哈一笑，挺喜欢她的直爽，就开始先走子了。

陆嘉学眉头微挑，也没说什么坐在旁边看她下棋。

这时候房门被敲响了，门口有人说话。宜宁这儿正下棋，那边就有人进来了，“说是英国公府小姐的丫头。”

陆嘉学让她进来了。

是宜宁身边一个二等丫头芙红，罗慎远提拔给宜宁使唤的。她走进来在宜宁耳边低声说：“太太，和您在祥云社说过话的那位陆夫人，听说您在这儿喝茶，派人过来说想请您一叙……”

宜宁手里的棋子啪的一声落在棋盘上。

“这事一会儿再说。”陆嘉学就在旁边，宜宁生怕露出什么端倪，表情平淡，“没见我在下棋？”

芙红立刻应声，退到门外。

其他几人似乎也没听到她的丫头说话。宜宁侧头看了陆嘉学一眼，他似乎也没有听到，端着茶杯的手非常平稳。

她这才吐了口气，心道怎么谢敏也在这儿！倒是巧了，平日一个个碰不上，现在一碰上就是扎堆碰上。

傅大人边下边幽幽说：“侯爷，今日下棋就罢了。不如下次你随我们几个去永乐坊玩几把，你这修身养性的实在不好……”

永乐坊是个赌坊，许多达官贵人都喜欢那里，也玩得很大。宜宁记得很多年前，陆嘉学就常和那些公子哥晚上偷偷去玩，他手气好经常赢，回来再给她买一些零嘴。

“有空再说吧。”陆嘉学的声音却突然有点轻。

“魏姑娘听听，你义父何其吝啬，这是怕输银子吧。”傅大人笑眯眯地同宜宁说话。

“义父善于赌牌，应该不是怕输银子。”宜宁也是一笑，“是怕赢了傅大人的银子，傅大人便不同他玩了。”

她话音刚落，就发现陆嘉学喝茶的动作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手里的茶杯慢慢捏紧。

而傅大人和其他几个门客，看着宜宁的目光也有点古怪，气氛顿时有些冷凝。

宜宁不明白自己说错什么了，仔细想想难道是玩笑开得不对？她正要开口的时候，陆嘉学的一个门客突然问她：“魏小姐，我们家大人从不曾赌钱，您怎么知道他擅长赌牌的？”

宜宁有点怔住了，他明明就会赌牌啊，而且玩得很好。难道大家都不知道？

“侯爷，你会赌牌啊。怎么以前没跟我说过？”傅大人笑笑问陆嘉学。

宜宁听到这里浑身僵硬，身上就一阵阵地发热，掌心开始冒汗。她是不是又说错话了？！难道他从那之后就不曾赌钱，以至于没人知道？

不对啊，就算他那个时候起就不再赌，怎么到门客嘴里就变成从不曾赌钱了？

“我不会赌牌，只是当年不得不说谎而已。”陆嘉学突然笑了，声音很平静，非常平静，以至于有一丝风暴来临之前海面的波澜平静之感。

“想来觉得我会赌牌的，天底下就那一个人了。”语气又轻又慢，却掷地有声。

宜宁心跳如擂鼓，她立刻撞开椅子，转身就跑！

她的手剧烈地发抖，有种预感，她要是不走恐怕就走不了了！

茶杯终于被捏碎，碎瓷声响了一地。她才跨出门就被一只铁钳般的大掌捏住，然后就是铜墙铁壁般的气场袭来，他的声音阴沉得要滴血，“罗宜宁——你想去哪儿？”

屋内顿时如死静，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

宜宁面色说不出地惨白，一种无可比拟的恐惧支配了她。她拧动着手挣扎着，想逃开陆嘉学的桎梏，“你放开我，你要干什么？”

陆嘉学知道了……他知道了会如何！还会再杀了她吗？刚才就根本不该跑，她这么一跑，陆嘉学就是不怀疑也要怀疑。只怪她刚才被扰乱了心神，一时间分不清该怎么办了，完全是

本能反应。

现在该怎么办？

说刚才就是个意外？陆嘉学恐怕再蠢也不会信吧，何况他一向是绝顶聪明的。

陆嘉学抓着她一把按在门上，手劲儿没有半点松懈，头也不回道：“傅大人，恐怕今日不能作陪了。你们先出去——我有话要跟我这义女好生说说。”

兵部尚书动了动嘴唇想说什么，看到陆嘉学仍然带着微笑的脸，心里怪道这是怎么了，刚才这义女不是还好好地地下着棋吗？他声音发紧，勉强笑了笑，“那侯爷先忙着……咱们，改日再聊。”

屋内还剩下两个门客，面面相觑。陆嘉学突然就暴怒，“都给我滚出去！”

那两个门客被他从未有过的暴怒吓得发抖，连忙应声退出去。陆嘉学则一把扯过罗宜宁进门，门哐的一声就被锁上了。

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让宜宁的心狂跳不止，她迅速思量着，无奈手发抖，精神高度紧张，脑海里竟是一片空白。

陆嘉学松动手腕，然后按住了她的手把她逼在罗汉床上，俯身下来：“你刚才跑什么——心虚了，还是害怕？”

陆嘉学的语气非常沉，他的脸近在咫尺，英俊深邃，都是岁月的刀凿斧刻。她都非常熟悉和陌生。

“都督大人说什么我不明白。”宜宁现在只能装傻，她不承认，难道陆嘉学还能怎么办？鬼怪之事太过荒谬，陆嘉学是从来不信的！

但是刚才实在是太明显，除非他愚蠢至极，否则怎么会没有丝毫怀疑。陆嘉学从来都不愚蠢！就算是他年轻的时候，玩世不恭也只是他的外表，他是个心性相当厉害的人。

陆嘉学又笑了，他的笑声很低沉，甚至有些压抑。但是随后他就一把掐住宜宁的下巴，一用力就把她压在了床上，“你不明白？《霸王卸甲》、青山忠骨。刚才你的丫头说，你跟一位陆夫人说过话，你以为我没有听到？你装什么傻？当年我在外谋事，骗你我去赌钱。你那时候单纯得很，一直信我的话，没想到竟然信到现在——罗宜宁，你还敢说你不明白！”

宜宁闭上了眼睛。

是啊，就是她傻！当年他根本就不是去赌钱，不过是在外谋事，诳她而已。

“我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你会赌钱只是猜测而已。”宜宁说，“都督大人，我已经嫁人了，这般男女授受不亲，我又是你的义女。你是要传出去让我身败名裂吗！”

她拧动手腕想从他身下逃开。

“你不承认？我有的是办法让你慢慢承认！”陆嘉学的嘴唇几乎就贴着她细嫩的脸，“咱们之间……还分什么生不生分？你跟我上床，我对你了如指掌，立刻就知道了。”

“你滚蛋！”宜宁怒得想打他，“我是你义女，已经嫁人了。你在想什么我不知道！你认错人了！”

“放你绝无可能。”陆嘉学冷漠地道，起身也抓着她。如果她真的是她，他亲手把人送到别人手上，还出嫁妆。他对她做的那些轻视的事，一桩桩一件件，因为不知道这就是她……实在是太可笑了！如果真的是她，如果是她……这种隐隐的愤怒让他想毁了一切。

现在他心里的笃定已经是七八分了，只是内心死灰复燃的狂热和绝望不停地交织，不能完全确定，怕这还是幻觉而已。怕还是空欢喜一场，最后就是一场空！

外面突然有杂乱的脚步声响起。

宜宁隐隐听到是青渠的声音：“我们太太呢？老夫人找她回去……”

珍珠去找青渠来了！

宜宁绝望地感受到武将绝非徐永等人能比，他的手劲儿根本就无法挣脱。她低头就是狠狠一口，这手硬如铜铁。他却低头嘲笑般说：“你是不是蠢？还咬得动我？我就让你咬！总之你别想再走，你就算不是也得跟在我身边。告诉我你是不是！”他的声音越来越严厉！

他还压着她，宜宁反手却摸到罗汉床上的一个东西……

是她用来挑石榴籽的银钎子！

她举起来趁他不备就朝他的脸刺去，陆嘉学下意识地往旁侧一闪，手下就是一松。她趁机撒手就翻身下床。这一瞬间思绪已经转过千万，逃出门外是根本来不及的，外面还守着他的人。但是窗户可以，这是二楼，而且楼下全是石榴树，她跳下去也就是轻微擦伤，最多就是扭伤脚踝。

要不要跳？他已经又下床来抓她了，实在是没有时间了！宜宁越来越焦急。

宜宁已经没有过多考虑，她不能留在这里。

原来她刚死的时候，非常想知道陆嘉学为什么杀她，甚至想过当面质问他。但是这么多年，看着他对自己的牌位的冷漠，以及从不曾提起过自己，她心里的恨意和爱意早就淡化了，她只想离他远远的，一辈子不和这个人接触。

谁知道她今天露出点端倪来，陆嘉学就像个疯子一样，谁知道他究竟要做什么！杀了她？还是关着她让她一辈子不见天日，这样他的过去就没有人知道了！

陆嘉学好像已经察觉到了她的意图，几步上前要擒住她。但是宜宁已经打开窗跳了下去，下面竟然有珍珠守着！似乎早已经猜到她会跳窗，扶起她就走。沈练等护卫，立刻簇拥过来，拔出了刀。

陆嘉学手撑窗栏纵身一跃，翻身就到了楼下。但沈练等人已经簇拥着她出了院子，动作非常快。

而他打仗时左腿曾经受伤，如今突然用力过猛似乎旧伤突犯，疼痛剧烈，根本不能追

上去。陆嘉学扶着树干强撑，厉声道：“你要是想连累旁的人，就给我回来！”

他的亲兵很快下楼来扶着他，人已经不见了。陆嘉学闭上眼，缓缓地吐了口气。

他睁开眼，语气阴沉冷漠，“把陆夫人给我叫过来，我有话问她。”

今天发现端倪了，他一定要找出来！罗宜宁，你还能跑不成！

宜宁听到了陆嘉学的话，靠着马车背，珍珠在给她看身上的伤口。她又不像陆嘉学练过功夫，从二楼跳下来，就算有石榴树挡了她一下，身上也伤了不少地方，手肘、膝盖多处擦伤，脚腕是不能扭动了，开始肿痛起来。

珍珠心有余悸，“您是不是说什么话惹了都督大人？我看他突然发怒拉着您，吓得立刻去找沈练过来……”

刚才实在是太过刺激，直到现在她靠着引枕才缓过来，宜宁摇了摇头，问：“大伯母她们不知道吧？”

“大夫人带着人先一步回去了，应该是不知道的。不过闹得有点大，聚德庄里应该有人看到了。”

现在也管不了别人了，由她们去吧，总归没有看到屋内什么情景。宜宁现在想到陆嘉学的话……陆嘉学是什么意思？连累旁的人，他指的是谁？难不成他要对三哥动手？还是要对父亲魏凌动手？

对被她害死，从没有人知道过存在的前妻，他这又是何必？逼她回去到底要干什么！

“您这伤怎么说……”珍珠有些为难，“姑爷怕是很难不看出来。”

“吩咐今天的人，什么都别说就行。”罗宜宁不知道这种事怎么解释给别人听。义父试图施暴，所以她被迫跳楼？不用传出去，她直接吊死在悬梁上免得连累魏家比较好。

一行人先去了家医馆包扎，才赶回罗家。

回到罗家的时候天色微黑，已经过了饭点。

罗慎远叫婆子给她留了饭，搁在蒸笼里热着。粉蒸肉、乳鸽炖山药、尖椒牛柳、醋拌的黄瓜丝各有一碟。宜宁却一点胃口也没有，反思着自己白天的所作所为，在面对陆嘉学的时候的确称得上是愚蠢。她恨自己这些年没有多大长进，但是蠢事已经做了，没有办法弥补。陆嘉学现在开始怀疑她了。他究竟要做什么？

屋内点着烛火，一般吃饭都是宜宁说话，罗慎远听。罗宜宁日常琐事多的是，罗宜玉的罗宜秀的，打包起来一股脑儿地说给他听，吃饭总是热热闹闹的。由于小时候培养的习惯，罗慎远在饭桌上几乎是不说话的。今天她也不说话，只有碗箸的声音。

“不过是去喝个茶，怎么就摔成这样了？”罗慎远淡淡道，“还包扎得这么难看。一会儿找药膏纱布来，我重新给你包扎。”

“我见树上的石榴长得好，便想亲自摘些给你们带回来。”罗宜宁早就想好了说辞，“我

带了好几篮子的石榴，你要不要吃？”

罗慎远看她一眼，“都包扎成这样了还吃，以后不许跟罗宜秀出去。”

她小时候就爱和罗宜秀玩，老是出事。罗慎远不太喜欢罗宜秀，怎么出嫁了还住在娘家，该回夫家去了，否则像什么样子，“明天我去和大伯父说一声，请朱家过来接人回去。”

“她明天自己就回去了！”宜宁只能拉着他的手臂笑着说，“你不要生气，我以后注意些就是了。其实都是皮外伤，没伤到根骨。”

罗慎远见她也没胃口吃，搁下筷子，叫下人把席面撤走了。

他把她受伤那只脚拿起来放在自己膝头，把她的裙子撩起一些，然后捏了捏她的脚踝。宜宁痛得脸色都变了，啊了一声。他抬头看着她，似笑非笑地问：“皮外伤，嗯？”

宜宁只能道：“下次不敢了。”

他见她可怜兮兮的，揉了揉她的头安慰：“好了，不疼。”

丫头已经去寻了纱布来，他重新给她包扎，包得漂漂亮亮的，像一颗精致的小粽子。

“三哥，你从哪儿学的这手艺？”宜宁举起自己的脚看了看，确实很漂亮。他活得很严谨，书房里毛笔都要顺着一个方向摆，书籍按了类别和册数挨个放，连包扎个伤口也是。

“哪儿这么多话。”罗慎远把她放在床上，“这几天好好养伤不要动弹，知道吗？”

“好。”她自然乖乖答应他。

“遇到什么麻烦，可以跟我说。”罗慎远突然说了句，“如今我是你丈夫，有事我帮你解决。”

她吃了好多不爱吃的尖椒，喜欢的粉蒸肉却次次都避开了，她的筷子就没有夹过尖椒以外的菜，只因为那道尖椒离她最近——必定是有心事的。

“没有什么的。”宜宁说，“就是看戏累了点。”

等晚上睡的时候，外头已经熄灭了烛火，唯有月光透过窗纸照进来。宜宁看着床顶的承尘以及四角挂的络子。她想了很久，才侧过身支起头说：“三哥，你……熟悉陆嘉学吗？”

罗慎远睡在外侧，两人之间隔了一尺宽的距离。他睁开眼问：“怎么了？”

宜宁继续说：“也没什么，我只不过觉得他是个很可怕的人……”她不愿意连累罗慎远，如果真的连累，她会去找陆嘉学求饶也不一定。

“我很熟悉他。”罗慎远再闭上眼，“你成日不要多想，这些事不用你管，免得操心。”

宜宁才又躺下，伸出手拉住罗慎远的手。罗慎远任她握着，一会儿侧头看她已经睡着了。他侧身把她拥到怀里来，让她睡得更好些。

她在聚德庄里遇到陆嘉学，究竟发生什么了呢？能让她失神成这个样子。

宁远侯府非开国元勋，是当年平定辽王之中战功卓越，故陆家先祖才被封了侯位。而真

正把宁远侯府变成簪缨世家第一族的人，是陆嘉学。从击溃北元到扶持皇上登基，他战功赫赫，让宁远侯府煊赫无双。

但陆嘉学不是一个喜欢享乐的人。宁远侯府未曾扩建过，服侍他的丫头婆子也就那些。早年还有人送他美人，他倒也不拒绝都收下了。这些年连美人都没人送了，宁远侯府东院的人就越发少了。

谢敏被陆嘉学的人请到东院正堂，这里跟很多年前没什么两样。堂门口的女贞树，把守的重兵，甚至又让她想起多年前，陆嘉学提着剑走进侯府的时候，女贞花那种浓烈到呛人的香味，滴血的刀剑，还有骨碌碌滚到她身边的丈夫的头颅。

陆嘉然可能到死都没有想到弟弟还有这么一手，那个一向笑嘻嘻没脸没皮、不学无术的弟弟。他手里的刀毫不留情地砍下了他的头。

鲜血溅在紫檀木上，那个时候宁远侯爷还在，他气得发抖。这个冷血无情的东西！他蛰伏多年，就是为了除掉他大哥！他想杀他，拔剑朝他刺去。陆嘉学却只是一笑，挥刀而上，几招之内就把老侯爷制住了。外面都是他的人。

这些场景都带着血味，谢敏清晰地看到丈夫瞪大的眼睛，断口处咕隆咕隆地往外冒血。

所以每次当她靠近这个地方的时候，还没有做什么，身体就已经开始打战、害怕和愤怒。她一个内宅妇人，再怎么足智多谋也受不了丈夫在自己面前被人砍头。

陆嘉学很少见她，除非他想从她这里得到什么东西，就在这里见她。在这里她的情绪最不稳定，最容易被他激怒。

谢敏走上台阶，看到陆嘉学坐在堂上，两侧都是他的亲兵。

谢敏察觉到陆嘉学的状态很不正常，跟以往游刃有余的气场不同，屋内紧绷得好像窒息一般，几个管家垂着手噤若寒蝉。他慢慢放下了手里的东西，抬头看到她，才说：“既然来了就坐下吧，大嫂。”

谢敏握着袖中的小刀，脸绷着，“你又要干什么？”语气冰冷厌恶，“我手里已经没有你想要的东西了——”

“我知道。”陆嘉学说，“我听说大嫂今天去了聚德庄喝茶，是吧？”

谢敏听他这么说，眼中一闪——他想说什么？

“我听戏不关侯爷的事吧？”谢敏让侍女扶着她的手，走到陆嘉学前面，“侯爷要是只问这个，我恐怕不能奉陪了。”

“你知道为什么我杀了陆嘉然，却没有杀你吗？”陆嘉学突然在她背后说。

谢敏没有回头，睁着眼睛看着黑洞洞的夜晚。天空好像一只巨大的黑色眼睛，麻木而痛苦，宛如溺水。

“陆嘉然不爱你，你死了他不会感觉。他最看重的是他的权势，所以我夺走他的权势。”

但我要是杀了你，正好成全了你与他殉情。你这么重情义的人，我就是让你活着，你才知道一个人活着的滋味有多难熬。慢慢折磨，直到你死。”

谢敏捏紧婢女的手，回过头突然走到他面前，几乎歇斯底里，“你个疯子！我活着就是看你的报应，你这冷血无情的畜生，你杀你兄长，杀你妻子。你迟早会有报应的！”

陆嘉学冷笑道：“大嫂，饭能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兄长是被盗贼所杀，我妻是被你所害。

“你知道我有多看重她。你这么聪明，难道看不出来娶她都是我一手策划？唯有她不明白而已。我与陆嘉然争夺，你请她去踏青，不就是想挟持她来威胁我吗？等我赶到的时候，你的婢女把她推下了山崖——我把那个婢女活活打死！分尸喂狗，但她再也回不来了。”

那个人是他心里最柔软、最轻松的一块地方，只是当时一时疏忽，竟从手中失去，如何能不绝望？

谢敏脸上带着绝望的笑容，“我绝无杀她之意！你却说是我杀，倒是成全了你发难于我和陆嘉然。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了解你陆嘉学？我的确有错，我是不该存了挟持她的心思，你却将错就错。她永远也不会原谅你，我恶毒地告诉你，就算她再世为人，你们也绝无可能！陆嘉学，这就是报应！”

陆嘉学沉默，然后笑了，“因为她现在已经嫁作人妇，而且认了我做义父。是吗？”

谢敏一愣，激动宛如被冷水浇过，陆嘉学这是在套她的话。

她觉得此人就是宜宁转世投胎而生。她对宜宁有愧疚，要不是因为自己，宜宁也不会含冤而死。但是宜宁既然已经转世了，就该和这些前尘往事斩断了。她要好好地活她的，不能再被拖入宁远侯府这个烂泥沟一样的地方，腌臢、黑暗，让人作呕！

“我已经让人查过了，你去过祥云戏台。你少见得出府，那次是约了她密谈。”陆嘉学的语气毫无意味，“从那日开始，你就时时注意着罗府。你写过几封信，但是你的信并不好送进去，因为罗慎远会叫人审查送进罗家的信件，一般是递不到她手上的。你的第一封信能寄过去，大概是运气好。

“你想再见她一次。但是她懒不爱出门，就是出门也是去世家串门，你过去会引人怀疑。所以听说她去了聚德庄之后，你随之就赶过去了，但你不知道我在那里。”

“她还是这么蠢，居然跟你袒露了。”陆嘉学很平淡，抓着扶手的手却紧如铁钳，扶手甚至被抓得咯咯响。

“她什么都没有说！”谢敏忍不住反驳，“你不要再打扰她了，她不是那个罗宜宁，你让她好好活自己的不行吗！”

“送大夫人回去。”陆嘉学摆摆手。

他站起身，其实他并不是就确认了是她。但是如今一点一点地慢慢确认，心里暴戾般的